

河州景忠錄  
附記二  
陳張事略



陳  
張  
事  
略

吳國倫編

中  
華  
書  
局

# 陳張事略校勘表

| 左之卷葉係學海類編本      | 學海類編本    | 借月山房本     |
|-----------------|----------|-----------|
| 第二葉後一行(今本二頁二行)  | 西場日登     | 擲作場       |
| 第三葉前九行(今本二頁十一行) | 甯威大振     | 甯作軍       |
| 第三葉後三行(今本二頁十三行) | 同討元人     | 同奉天討      |
| 第三葉後四行(今本二頁十三行) | 而後元人     | 而稽天誅      |
| 第四葉後六行(今本三頁九行)  | 臣下欲誠降者   | 臣下欲以城降者   |
| 第六葉前六行(今本三頁十五行) | 達識帖木爾    | 麗作兒       |
| 第六葉後三行(今本四頁三行)  | 已而降元     | 土誠不報      |
| 第七葉後二行(今本四頁十二行) | 達識帖木爾    | 麗作兒       |
| 第七葉後七行(今本四頁十五行) | 邊珍曉將也誠倚之 | 邊作遇 誠上有土字 |
| 第八葉前七行(今本五頁四行)  | 視圍門少疏    | 麗作聞       |
| 第八葉後三行(今本五頁七行)  | 忽忽不出     | 出作樂       |

|                 |         |     |
|-----------------|---------|-----|
| 第八葉後六七行(今本五頁九行) | 時八日辛巳也  | 日作月 |
| 第九葉前三行(今本五頁十二行) | 楊氏育     | 氏作樹 |
| 第九葉前九行(今本五頁十五行) | 迪子自救而已  | 迪作道 |
| 第十葉前七八行(今本六頁九行) | 今歸順又不能保 | 順作元 |
| 第十一葉前五行(今本七頁二行) | 至 上     | 至作圭 |
| 第十一葉後七行(今本七頁八行) | 過小杖則受   | 過作遇 |
| 第十二葉後九行(今本八頁四行) | 賈縣之官也   | 祿作錢 |

# 陳張事略

明 武昌吳國倫明卿編

倫先世從嘉禾徙居鄂渚。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尙望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

## 陳友諒本末略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衆剽掠于郟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于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

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勢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詣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卽解圍出。東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瀟礮。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竝起。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夸。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于戊午。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甯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哺。東北風起。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遂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元人。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元人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河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

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本末如此。我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勁敵也。使劉伯溫不勸上先伐之。養勢再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臣下欲誠降者。有欲走懷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舟膠于沙灘。韓成假帝投水。使無金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逃。賈晴之流矢也哉。

### 張士誠本末略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號大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爲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木邇畏遁。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

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覺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已而降元浙省左丞達識爲請命于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之被其畱吳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甯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州因以弟士信爲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竝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因其待制孫搆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于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邇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邊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于是達軍直擣姑蘇十一月癸酉圍

姑蘇達督軍攻襲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于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略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寶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爲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決戰。覘圍門少疏。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鬪。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陣少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耐爲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徑擊敵勢。轉卻。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死。肩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日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

#### 方國珍本末略

方國珍台州甯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顱刦海商。方乃爲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爲海道漕運萬戶。禍廢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構譖。逃死無所。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

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圖珍向鳳。慕義欲歸。命之心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獷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廣鄣。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略曰。爾起事時。元尙承平。倡亂海隅。遂陷三吳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豈大丈夫之爲一也。吾下婺時。破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逆詐。數年之間。卽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蓄異志。覘吾虛實。三也。未有豐瑞。先自反覆。四也。易交輕悔。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爲俘虜。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救。彼若無事。交疏禮薄。禍亂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順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遠天虐民。九也。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數奔狗。偷風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其首惡。十一也。爾窺陳友定之謀稔惡。乃陰扇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反。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二。尙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諭其略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卽來歸。豈意挾詐。張士信接境。取爾甚易。不敢加兵者。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卻遣奸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卽取溫台。水陸竝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尙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較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爲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

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于是有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容。臣前負荷至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地。故陳其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于學術，遭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藉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爲之依附而已。向者王師之渡江，左霆雷忽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無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違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釁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于其親，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自咎拾年之閒，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予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實爲萬幸。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尙不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有，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治兵爲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至黃巖，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降。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陣於南城。國珍都將

率兵拒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時克之。獲員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師。襲敗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于海中。朝以之爲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于朝。實祿之言也。又見誠意伯曰。太祖威震華夏。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